



杨秀 / 编著

民间文学

非常遗产◎中国元素

元中
国素

洗涤岁月尘埃，越过历史辉煌，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文化的魂。从美的视觉出发，知识地、文化地、趣味和生动地传递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民间文学

■ 杨秀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遗产·中国元素·民间文学 / 杨秀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21-13027-3

I . ①非… II . ①杨… III . ①非物质文化遗产 - 介绍
- 中国 ②民间文学 - 介绍 - 中国 IV . ① G122 ②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8244 号

非常遗产·中国元素 民间文学

杨 秀 编著

出版人 苏 桦

责任编辑 谭芳芳

封面设计 陈 电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印 刷 深圳市泰和精品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027-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联系调换。

为什么仍担忧非遗

冯骥才

近几年“非遗”二字热得烫手。“非遗”甚至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明星，由国家舞台到“非遗一条街”直到花花绿绿的商品广告，“非遗”已经随处可见。这并非不对，至少让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以及重要。

从社会转型期“非遗”面临消亡而必须保护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已经建立起一个貌似完整的保护体系。人大通过了《非遗法》；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数量高达七千项，各级政府都有了“非遗”家底；不少科研单位和大学设立了“非遗”研究项目，并能获得来自多方面的科研基金的支持；重要“非遗”项目和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得到国家的专项补贴；不少地方还修建了“非遗博物馆”，甚至有的“非遗”进入了当地的中小学课堂。

“非遗”何患之有？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到民间到“非遗”之中，以冷静的科学的文化的眼光审视，从它历史文化的原真，现在时的真实境况，再放眼它的今后与未来，问题并非小小，而是大大。

其原因有五。

首先来自“非遗”载体的大量瓦解。我国历史上是农耕社会，历史的源头在村落，“非遗”多半在村落；少数民族的“非遗”几乎全部在村落（寨）。在当前迅猛异常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中，随着大地山川无所不在的拆村并村，原生的村落正在急速消减；近十年我国村落（自然村）以每年九万个的速度消失，以村落为载体的“非遗”随之灰飞烟灭。去年春节我们在杨柳青南乡三十六村抢救那些马上将被推土机推平的画乡时，亲历到那些古老而丰厚的文化积淀转瞬间化为乌有。

其次是村落的解体还来自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瓦解。大批农民入城务工致使村落空巢化。入城农民受到耳目一新的城市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对自己固有的生活文化乃至村落的放弃。文化的主人一旦放弃自己的文化，这是谁也没办法的。

三是传承人的老化。目前国家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大多在70岁以上，甚至更老。他们是农耕时代最后一代保持历史原真的传承者，但他们多数孤老无助，后继乏人；人亡歌息，时有出现。最近三个月同乐高跷老会就去世两位技艺高超的老者，他们身后留下的空白无以填补。“非遗”的本质是生命性的，即活态的；一旦失去活态，便不再是“非遗”。

关于传承人令人担忧的另一个情况是，众多传承人为了生计与财路，大多带着技艺背井离乡，去到市场活跃的城市与旅游景点卖艺谋生。这样一来，他们就与自己原有的文化土壤分开。他们身怀的技艺与文化，在异地的旅游景点里只能叫人看个新奇，却没有心灵的认同。文化一旦失去了原有的根基，地域的文化一旦离开自己的地域——“非遗”就像断线的风筝，其命运的不确定性便愈来愈强。

四是“非遗”缺乏科学保护。绝大部分“非遗”只有一份当年申遗使用的材料，并没有详备的文化档案。特别是“非遗”积淀在传承者（无论是个人、家族还是村民集体）心灵的记忆和身体的技艺中，这些重要的活着的无形的遗产，需要充分的口述与音像的存录，但这些工作各地基本没有做，也就是说“非遗”是缺乏档案的。

“非遗”原是人们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文化。在社会突然转型时，人们不大可能从历史高度认识到它的遗产意义。传承者也不大可能认识到自己跳的舞、唱的歌、画的画，具有宝贵的历史、民俗、地域、审美等价值。时代需要专家学者站到“非遗”的第一线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助其传承。在日本、韩国这些在国际上被认可为“非遗”保护较好的国家，每项“非遗”都有不少专家进行精心的跟踪性研究，一对一地想方设法，使其保存并传衍。但我们大多数“非遗”周围是看不见专家的。

作为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政府，应当邀请和组织专家参与“非遗”

的保护与传承。我国现今不少大学都建立了遗产研究所与中心，有志这方面工作的年轻学子愈来愈多，但政府部门很少从大学聘用这方面的人才，反倒是从事遗产学研究的学生毕业后求职困难；一边是人才匮乏，一边是没有用武之地，大学的人才培养与“非遗”实际的需要中间没有桥梁。其缘故，是政府部门对“非遗”的认识和重视有限。“非遗”保护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倘若单凭政府非专业的行政处置，辄必有悖文化规律；执行力愈大，副作用反而愈大。

五是，当初申遗的动机往往与政绩挂钩。本来在列入遗产名录——即确定为历史文化财富之后，保护工作应该真正地开始；但实际情况是，申遗成功，政绩完成，放在一边很少再管；往往只是在张扬文化保护成果时，搬出来热热闹闹表演一番。“非遗”成了一种“表演秀”。应该承认，“非遗”是很少科学管理与监督的。因而，在频频发生的各种非遗遭到破坏的事件中，《非遗法》很少被派上用场，我真担心当年花了那么大成本、费了那么多心血制定的《非遗法》最后成了一纸空文。《非遗法》到底谁应用、谁执行？

同时，被列入国家和地方名录的“非遗”，很自然被视为生利发财的资源。于是，对“非遗”的开发远远热过对它的保护，商业关注远远过于全社会的关注。

开发这个概念是绝对不能使用在文化遗产上的。国际上对文化遗产使用的概念是保护和利用。利用是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的。但利用的主要目的是发挥遗产良性的文化作用和精神影响。而开发是粗鄙的态度和做法，目的是用遗产赚大钱，单一地作为生财的工具，文化遗产一旦进入开发，即要遵循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规律，从而被扭曲、改造，甚至被“动手术”，使其面目全非或形存实亡。这是“非遗”当前面临的最大破坏。

所以说，尽管“非遗”保护体系看似日趋完善，但其濒危与消亡的速度并未放缓。

政府行为是必不可少的，如法律和名录，然而更需要的是科学的管理、保护、执行与监督。所谓科学，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性质与规律行事。那就要

政府依靠与采用各方面的优势与力量，使保护体系更科学化，否则政府行为最后落空为一种形式，而全社会对“非遗”自觉的关爱还没有形成，因此要说，我们仍为非遗担忧。

目 录

导 读

第一章 神 话

盘古神话 / 1

炎帝神农传说 / 3



第二章 民间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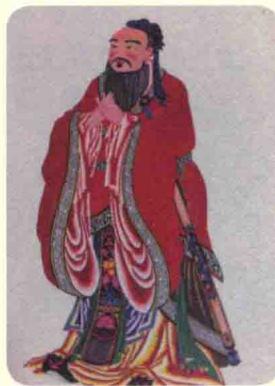
牛郎织女传说 / 6

西施传说 / 13

孟母教子传说 / 26

徐文长故事 / 29

天坛传说 / 35



第三章 民间故事

- 伍家沟民间故事 / 43
- 耿村民间故事 / 53
- 谭振山民间故事 / 61

第四章 民间歌谣

吴 歌 / 69

刘三姐歌谣 / 73



第五章 史诗和叙事诗

- 苗族古歌 / 79
- 嘎达梅林 / 85

附 录

- 附录 1：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 / 90
- 附录 2：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 / 92
- 附录 3：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 / 95
- 附录 4：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民间文学 / 97

第一章

神 话

神话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是人类在远古时期创造的高度幻想性的故事。马克思关于神话有如下描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原始初民关于人类自身的起源、天地万物的形成等都无从认识，但又有想知道的动力。便根据有限的认知，发挥想象，给自己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这些充满想象的神话解答让我们与身处的世界之间显得不那么陌生。

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常常自我拷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人类自我思索的大命题，解答的途径有多种，从神话的角度看，有了女娲的抟黄土造人，才有了人类；有了盘古大神死后的尸体化生才有了天地万物；有燧人氏钻燧取火，有神农尝百草……总之，诸神各显神通，才有了后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等。本书选取两则神话，略作介绍。

盘古神话

若说起天地的最初起源，往往会追溯到神话上面，我们就会想起“盘古开天辟地”这句话。没错，神话传说中，盘古就是开创天地的大神，是万物之源。

盘古神话古已有之，文献记载也很多，除了汉族地区有广泛流传，很多少数民族也认为盘古是他们的祖先。流传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讲述，有的吟

唱，散文、韵文都有。

这里引述河北耿村村民董彦娥和靳清华讲述的一则《盘古开天》神话：



盘古塑像

很早很早以前，天和地在一起连着，像是个大鸡蛋。鸡蛋里睡着个人，叫盘古。他一直睡了九千九百年。

一天，盘古睡醒了，睁眼一看，到处都是昏昏暗暗的，嘛也看不见。他憋得难受，伸伸懒腰，一使劲儿，把鸡蛋给撑破了。蛋清轻，飘了起来，变成了天；蛋黄下沉了地，天和地就这样分开了。可是还不牢固，天和地还常常合拢。盘古想，鸡蛋里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再不能叫天和地粘合了。他就用双手支住天，天升高一尺，他长高一尺。双脚踏着地，地沉一丈，他又长高一丈。过了几百年，天和地总算分开了。盘古也给累死了。

盘古死后，他的头飞上天，变成了太阳。左眼睛化成月亮。右眼睛缀在天上，成了明亮的星星。嘴里出的气变成了风。双臂、骨架堆成了山脉，牙齿、脚趾变成了珍珠、玉石。头发汗毛长成了树木小草。筋脉铺成了地上的路。血汇成了江河湖海。就这样，有了天地和世界。

这是盘古神话的大致内容。这位真正的“顶天立地”的巨人，为了分开天地，累死了，死后，躯体还转化为自然物。这种由盘古尸体制生出来万物的神话说法，学界称之为“尸体化生说”。

上则神话讲的是盘古的头变成太阳，左眼睛化成月亮，右眼睛化成星星。更多的版本是讲左眼化日，右眼化月，没提星星。这种讲述流传中的变异都属民间文学的正常现象。

据考证，盘古神话始见于《艺文类聚》所引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和清人马骕《绎史》所引《五运历年纪》。转录之：

《三五历纪》中的记载：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五运历年纪》所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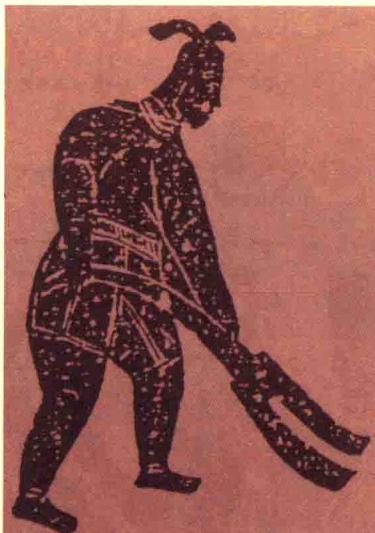
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这两段引文所述，基本上涵盖了盘古神话的主体内容。

炎帝神农传说

相信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是炎黄子孙。这里的炎、黄分别指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神。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一位贤圣的帝王。炎帝神农的神话在民间流传很广，尤其是湖北神农架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神农精通“农业经”，他除了教人播种五谷、饲养禽畜、养蚕、纺织、采茶，还教人制陶，创集市贸易、做琴瑟、创歌舞等等。传说中的炎帝不仅让初民得温饱，还教他们学会了艺术娱乐。

当然，关于炎帝神农最出名的神话，当属尝百草故事。今引来《民间文学》1979年第9期里的一则《茶与断肠草》神话，略观之。



汉画像：神农氏

神农一生下来，才新奇呢！是个水晶肚子，光亮透明。肝脏肠肺，全部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那个时候，人们还不会用火烧东西吃。无论花草鱼虫，全都生吞活咽。这样，人们就常常闹病，甚至于死掉。神农见着好难过呵！于是下决心，把看到的东西都尝一遍，看看它们在肚子里面是怎么变化的。好吃的呢，就放在身子左边的袋子里，给人吃；不好吃的呢，就放在身子右边的袋子里，作药用。

这样，神农就开始尝百草啦。头一下，他尝了一片嫩尖尖的小绿叶儿。这叶儿一落进肚皮，可怪哩，光见它在肚皮里从上面洗擦到下面，又从下面洗擦到上面。把肚里各部分都洗擦得清清爽爽的。它那样儿，就像上上下下往来巡查一样，神农就称呼它为“查”。后人叫白了，叫它为“茶”。神农把茶放到身子左边的袋子里。

.....

第二次，神农尝了“甘草”，把它放在右边袋子里。第三次，他尝了又苦又酸弄得膝盖肿疼的“牛膝”，赶紧吞把茶叶下去才解了毒。神农把牛膝放到右边袋子里。就这样，神农日复一日地尝遍百草，每天都要中毒，多亏有茶解救。

这天，神农见到一朵黄黄的小花，像小茶花，那叶子还一张一缩动着哩！

怪呵，是“妖草”吧？他把叶儿才放进嘴里，肚肠就一节一节断开，来不及吃茶叶，就死啦！人们就称呼这草为“断肠草”……

神农就是这样，为了拯救人们而牺牲了自己。人们也没忘记他，都称他为“药王菩萨”。好多地方都盖上“药王庙”祭祀他哩！



朱仙镇年画：神农氏

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既为神，总有不同于常人的神异之处，神农的与众不同，上则神话描述了一点：“水晶肚子，光亮透明。”其他神话讲述也各有其神乎其神之处。据说成书于西汉的《春秋元命苞》记载：“神农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般戏之事。”这样神奇的成长速度，当然非常人所能及。

神农与上古时期的其他几位神话人物一起，将生产生活中的必备技能传授给常人。而他们本人既是发明家，也是传播者，是人类走出蒙昧必要的启智者。

第二章

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是指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故事。它既有一定的历史性，又不是真实的史实；传奇色彩浓郁，又不是纯粹的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总要有一些史实依据，民间传说在“传着说”的过程中，史实性和传奇性兼具。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有：牛郎织女传说、孟姜女传说、白蛇传传说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这些都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本书除了介绍这四大传说，还对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传说、孟母教子传说、徐文长传说和天坛传说等作了描述，主要涉及人物传说和风物传说。

牛郎织女传说

牛郎织女传说与孟姜女传说、白蛇传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一起，常被统称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这四大传说都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在我国很多民族和地区都有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口头流传，由此而生的各类艺术作品也屡见不鲜。

牛郎织女传说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初具雏形，到了汉代，传说的主要情节也基本完备。这里，暂从《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准喀喇沁资料本（五）》中选取一则牛郎织女传说，摘录其部分内容，叙述如下：

从前，有一个孩子叫牛郎，从小没了爹娘，和哥哥嫂子一起过日子。嫂子心肠歹毒，把牛郎视为“眼中钉”，成天挑唆丈夫和牛郎分家。哥哥舍不得弟弟，不愿意分，但最后又得听媳妇的。哥哥把分家的事儿跟弟弟说了，牛郎说：“哥呀，我嫂子既然愿意分，咱们就分开吧！我啥也不要，家产全归你，我就要我那头牛，我成天放它，就要它。”

嫂子心想，牛郎还得分走一头牛，干脆，包点饺子放上毒药，把他药死算了。这天，她趁丈夫不在家，假装亲热地说：“牛郎啊，咱们就要分开过了，嫂子今天给你包点饺子吃吧！”她把毒药偷偷放进饺子里，煮好了，送给牛郎。路过牛圈时，老牛用犄角一豁，一碗饺子全摔到地上。晚上，老牛提醒牛郎：嫂子要害他，这里待不下了，还是离开家吧。

老牛领牛郎来到一个湖边，对牛郎说：“今天晚上，有七个仙女上这湖里来洗澡，等我用犄角把衣服挑起来一件时，你就拿着衣服赶快走，哪个仙女要追你，你就提出和她成亲。”

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老牛领着牛郎隐藏在湖边树林里。一会儿，老牛说：“来了。”牛郎看见七只白天鹅落到湖边，它们一碰到水，立刻变成美丽的姑娘。她们是天上的织女，王母娘娘的姑娘。等姑娘们脱去衣裳都到湖里洗澡时，老牛挑起一件衣裳交给牛郎，牛郎拿起就走，那个织女看见了追上来。牛郎提出要和她成亲。织女看牛郎怪老实勤快的，就答应了。小两口勤勤恳恳地生活，还生养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很快乐。



朱仙镇年画：牛郎织女

一天，老牛告诉牛郎：它本是天上的金牛星，如今，在下界的期限已满。等它死了，把牛皮剥下来。需要的时候，披上牛皮，就能飞上天。牛死后，牛郎含泪剥下牛皮，小心地保存起来。

转眼已过了三年，这一天，织女对牛郎说：“咱们夫妻几年了，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你快把我的衣服拿出来，叫我看一看吧！”牛郎心想，她应该不会走了，就找出藏着的衣裳给织女。织女接过来，往身上一披，就飞走了。牛郎见状，赶紧披上牛皮，把两个孩子放进两只筐里，担起来就追。眼看要追上了，王母娘娘来了，她从头上拔出一根金簪，往织女身后一扔，划出一道天河，把牛郎隔在对岸。王母娘娘让牛郎回去，准许他们月月初七见上一面。牛郎竟然错听成七月初七见一面！从此，每年七月初七，都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喜鹊都出来为他们搭桥。早些时候，七月七这一天会有瓢泼大雨，人们说这都是牛郎和织女的眼泪。

这则传说的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四个单元：（1）兄弟分家；（2）老牛帮牛郎找到织女，成亲；（3）织女飞走，牛郎挑上孩子紧追；（4）王母娘娘划天河分隔，两人七月七鹊桥相会。这里再作两点补充，在“织女飞走”这一情节中，本传说讲的是织女自己主动飞走的；另有一些传说则是讲王母娘娘发现了织女偷偷下凡间生活，或者亲自出马，或者委派天兵天将前来擒走织女。至于“七夕鹊桥会”情节，本传说是王母娘娘直接告知牛郎，牛郎听错了；在其他一些传说中，则是王母娘娘派喜鹊去传话：让牛郎织女每隔七天见一次面，结果喜鹊传错了话，说成每年七月七见一次面。为惩罚喜鹊，王母娘娘责成喜鹊七月七时为牛郎织女搭桥，这才有了牛郎织女的鹊桥会。民间还相传，在七月七这天看不到喜鹊：它们都忙着搭桥去了。

延伸阅读

鹊桥会 喜鹊为牛郎和织女夫妻俩见面而搭的桥，俗称鹊桥。后来专指为男女之间喜结良缘而提供的媒介。如今一些相亲大会，也多有取名鹊桥会的。

乞巧节 因织女擅长织布，心灵手巧，俗称“巧娘”。民间有农历七月